

上世纪60年代,有人问我祖籍,我告知:四川安岳。几乎都是这样的回应:“安岳?在四川哪里?”好不容易遇到一位知道安岳的,却发出让我堵心的议论:“啊,知道,在川东,乃兵家不争之地。古时候打仗,都用不着打到这里,成都解决了,派几个人过去接收就行了。”抗日战争时期,日寇飞机轰炸重庆,母亲带着子女到成都躲飞机,其间在成都育婴堂街租住的陋室里生下了我。汪精卫提出所谓“和平路线”,激起民愤,父亲坚定认同武装抗日,遂为我起名刘心武(心字是排行),以明其志。但日寇随后又轰炸成都,母亲只得再带着三个哥哥一个姐姐和怀抱中的我,搬到偏僻的安岳,直到抗战胜利,才先回成都,再回重庆。我对那时的安岳并未留下印象,比我大8岁的姐姐后来跟我说,当时虽然生活十分艰苦,但安岳的民众都有共同抗日之心,积极种田,支援前线。春天里,稻秧碧绿,油菜花黄灿灿,田埂上豌豆花开,紫白飘香。遥远的延安那《二月里来》的歌曲也传到了安岳,她和哥哥们都大声地唱过:“二月里来呀好春光,家呀家户户种棉花,指望着今年的收成好,多捐些五谷充军粮……努力苦干努力苦干,我们能熬过这最苦的现阶段……年老的年少的在后方,多出点劳力也是抗战。”

上世纪70年代,逢人问话,为了避免道出

打小就听奶奶哼一种婉转调子,时而轻快,时而诙谐,伴着灶间的烟火气,缠缠绕绕飘在农家小院的上空。那时只觉这调子暖融融的,接着地气。后来村里恢复了文会,逢年过节,村中戏台上,几个老演员抹上油彩、穿上戏服登场,熟悉的曲调便伴着锣鼓声传开来。这才知道,奶奶哼唱的小调,叫秧歌戏。

前些日子,随着摄制组拍摄非遗节目,来到河北平山县白龙池村探访平山秧歌戏。老柿树树枝上,还缀着红艳的果实。耄耋之年的赵瑞林夫妇坐在自家小院的门台上,清风拂动他们鬓边的银丝。两位因秧歌戏结缘的老人目光相对,轻轻哼起了熟悉的曲调。

在平山县西部山区的村落间,唱秧歌戏的风俗由来已久。赵瑞林是平山西调秧歌李派第三代传人,11岁拜师学艺,从此锣鼓声伴随了他的余年。如今86岁高龄的他,门下四五十名弟子,如同山间的种子,在平山县十几个村落里生根发芽。

平山一带的秧歌戏,被称作平山西调秧歌戏。赵瑞林翻开《平山县志》让我看,上边记载,咸丰三年(1853年),秧歌已风靡乡里,竟至村民因观戏而耽误农事,引得官方颁布禁令。一纸略显无奈的禁令,印证着那时的秧歌戏如何火遍了山野乡村,成了百姓心头炽热的念想。原来真正的民间艺术,从不是束之高阁的藏品,而是长在泥土里的花。

“七唱八打九不闲,小袄套大衫,外加一坎肩,一唱门对门,二唱打地摊,行头自己做,人称包袱班。”这段顺口溜道尽了秧歌戏的本色,没有堂皇的排场和精致的行头,一领布衫、一副锣鼓,就能唱出满场的热闹。

毕节有句俗语:“三天不吃酸,走路打蹓蹓。”女儿在北方安了家,老伴退休便急溜溜北上做“全职”外婆。老伴刚去北方那会儿,还真应了这话,时常头昏脑胀,到医院也没查出个所以然。直到有一天“顿悟”:好久没吃酸菜了呀!就地取材做了一坛,可夹上一筷,便无奈地摇头。水土、气候不同,味道也不一样了!没法子,我只好隔上十天半月,就快递一些过去。

这不,老伴电话又来了:“酸菜吃完了,赶紧弄些寄过来吧。”

在毕节,没有哪家不会做酸菜,但并不是每家做的都好吃。我家做酸菜的“高手”,非母亲莫属。母亲在世时做的酸菜,脆生生、黄嫩嫩,酸得适中,入口清爽。我自幼就跟着母亲在灶台边打转,对选材、焯水、调汤等门道烂熟于心,结婚后没少在家里显摆这手“绝活”。

要说做酸菜的讲究,头一条就在菜料上。最好是鲜嫩的萝卜菜,水芹菜,小油菜、青菜也不错。洗净的菜焯至半熟,捞出码进坛坛里,用力压实;再调制面汤,煮沸倒入坛中,没过菜顶;最后浇上一碗“酸本”,密封坛口。若在冬天,还得把坛靠近火炉,保持一定的温度以便发酵。24小时后启封,菜叶已从深绿转为柠黄,汤汁如蛋清般浓稠,挑起一筷,黏糊糊的,牵丝挂缕,透着酸香。

至于吃酸菜,毕节人还真有点与众不同。

芸豆是酸菜的“老搭档”。将适量芸豆加水烧开,再文火慢煨,直至豆皮绽开,汤色泛起虾红。酸菜拧干切碎,往豆汤里一放,添些清水煮沸,便是一道家常菜。吃酸菜得配蘸水,辣椒面、食盐、木姜花,再舀上两勺热汤调和。讲究点的,还会加上自制的豆豉和花椒面。要是赶在秋冬,山里的野生苦藨茸了头,采来一些洗净切碎搁进去,滋味着实绝了!

安岳对方不知的尴尬,我就总说祖籍是内江。其实我至今也未到过内江,但那时安岳归属内江,内江的名字一般人还都知道。到了本世纪,却又遇到新的尴尬,有人主动跟我说:“啊呀,我知道你是四川内江人呐。”我不得不纠正:“我祖籍是安岳县,原来属于内江专区,现在属于资阳市,内江和资阳我都没去过,你记住我是安岳人就好。”

一个人祖籍知名度不高,其实完全可以无所谓。没想到到本世纪初到奥地利旅游,在维也纳几位说德语的人士聚会时,我的朋友——汉学家福斯特告诉他们,我的祖籍在中国四川安岳,在座诸君竟都颌首表示知道,有的口中还发出两个字音:“柠檬!”

改革开放后,安岳找到了最适合其发展的

赵瑞林老人说,秧歌戏以河北省会石家庄为界,分了东路、西路两脉。因着东西两片儿的方言差着些韵味,秧歌的唱腔也便泾渭分明。

“天上下雨地上浸,人留后辈草留根。人留后辈防备老,草留根芽等来春。”老人一张口,这戏词就往心里扑。赵瑞林的记忆里,藏着50多个经典剧目。演的戏文,没有什么王侯将相、金戈铁马,尽是些民间琐事、邻里趣谈,或是口耳相传的老故事。《田二洪开店》的诙谐,《贾金莲拐马》的泼辣,《杨二舍化缘》的婉转,一折折都是山里人听不够的老故事。听着听着,就想起奶奶灶间的烟火,想起村里戏台上油彩未干的那张张欢乐的脸庞。

这些年,赵瑞林心里头总悬着一桩事:不能让西调秧歌在自己这一代手上断了根。他暗下决心,趁着头脑还清醒,要把记忆里的戏文一字一句地整理出来。那些在锣鼓声里翻滚了70多年的故事,顺着他的笔尖淌成了一行行文字。退休音乐教师张玺也是醉心乡土艺术的人,听说老人正在整理秧歌戏剧本,两人一拍即合,成了同路人。

秧歌戏带着乡村“草台班子”的随性与鲜活,唱词没有定规。好些地道的平山方言,根本没有对应的汉字。老人凭记忆整理出初稿,张玺逐字逐句地推敲琢磨。寒来暑往,赵瑞林的案头已经码起了24个剧本稿子。他摩挲着纸页上的字迹,慨叹:“这哪里是戏啊,分明是一部活生生的平山风土人情志。”

是啊,秧歌戏记着山里人的喜怒哀乐,藏着一辈辈人的柴米油盐。把那些说不尽的故事,唱给青山听,唱给流水听,也唱给未来的日子听。

酸汤更是招人喜爱,既适宜泡饭吃,也可以饭后喝。儿时,家里的灶头上总少不了酸菜汤四季相伴。炎夏从野地里放牛回来,一碗酸汤下肚,额头的汗水立马消散。逢年过节,大鱼大肉吃腻了,来一碗酸汤,胃胀积食之感也随之缓解。父亲在外喝醉后回家,进门头一句话准是:“快!给我打碗酸汤来。”早年我有一位同事,嗜酸如命,出差都会带上一壶清酸汤,临寝咕嘟咕嘟喝上几口,酣然入眠。

这些年,酸菜的吃法翻新。开火锅店的,一定会配上一盘酸菜。毕节街头的川菜馆、湘菜馆,也开始迎合大家的口味,推出酸菜煮鱼片、酸菜炖猪蹄、酸菜炒魔芋、酸菜烩玉米等特色菜品,还有人用酸菜凉拌折耳根、海带或萝卜丝,脆爽有嚼劲,最是下饭。席间,不少店家会送上一钵酸汤面耳朵、酸汤养疙瘩,让一个“酸”字,紧紧抓住你的味蕾。

不过,外乡人初到毕节,多不习惯这种酸味。且说我那河北女婿,头回上门认亲,女儿在饭桌上故意“刁难”,舀上一大碗酸汤,非让他一口气喝完。小伙子尝了一口就皱起眉头,可瞥见女儿脸色,只得硬着头皮灌了下去。没过多久,就见他溜进卫生间,哇啦哇啦吐了好一阵子。可如今,女婿不仅爱喝酸汤,还对酸菜拌折耳根情有独钟呢。

我去菜市场挑了捆青菜,回家在厨房里拣、洗、焯、捞……忙到傍晚,刚把坛口封好,手机又响了。不过,这回不是老伴,而是5岁的外孙女,那稚嫩的声音,好像也黏糊糊的:“外公,酸菜做好了吗?什么时候寄过来呀——”

多味斋

故乡柠檬飘香

刘心武

项目:种植柠檬,并围绕柠檬延伸出丰富的产业链——柠檬果胶、柠檬膳食纤维、柠檬干、柠檬茶、柠檬糖、柠檬酱、柠檬酒、柠檬皂、柠檬香水、柠檬洗浴品、柠檬化妆品……还形成了几处规模巨大的柠檬文化旅游园。

目前安岳柠檬的种植、摘收、分拣、加工、出货,都实现了科技领先前提下的机械化、自动化,不仅果肉充分利用,果皮、果籽、果渣也都充分榨尽其价值。一颗柠檬果,演绎出大千美物。安岳柠檬目前在国内已占市场七八成的份额。

我每天起床后照例要冲泡一大杯柠檬红茶,柠檬自然是故乡产的,切成片,果肉饱满滋润,开水一冲,满屋飘香,加上方糖,就着吃抹柠檬酱的烤面包片,好不惬意。到超市水果档,我明知



▲中国画《雪后江南之二》,作者沈行工,中国美术馆藏。

前些时,社区组织广场舞比赛,我兴冲冲报了名,还特意去上舞蹈班。

谁知第一堂课,三面大镜子照得我手足无措——零基础的我肢体僵硬、乐感全无,根本跟不上节奏。大班课上老师顾不过来,我改报了一对一的私教课,就这样认识了燕子老师。

燕子老师个子小巧,长发垂肩。音乐响起,她示范的动作行云流水,我却笨拙得像闯错地方的熊。正尴尬时,她笑着给我看手机里一张旧照:里面的她圆润得几乎认不出。

“那时候生病吃药,一下子胖起来的。”她说,“你看,谁都不是天生就会。”我愣了下,不禁笑起来,心里那根弦忽然松了。

渐渐地,我上课的状态越来越好。每当我稍有进步,她都会及时送来一句:“哎!对了!”说来也怪,就这么简单几个字,却让我一次次放下怕错的念头,动作竟然真的慢慢连贯起来,舞姿也渐渐有了生气。

一次,我们去拍照。摄影师不断调整两个孩子的姿势。我忽然灵机一动,在一旁轻轻附和:“哎!对了!就这样,笑得更开心一点!”孩子们眼神一亮,姿态果然更舒展了几分。原来那句话早已不知不觉住进了我的心。

后来一次课间,我忍不住追问燕子老师:“哎!对了!你为什么总喜欢说‘哎!对了!’?”

她笑了起来:“我的老师也总这么对我说。”10年前,燕子因生病体重暴增,为减重到苏州一家舞蹈机构学习。刚去的时候很不适应,就像一开始的我,手脚不协调。正准备放弃时,遇到

沪寓三月,书架生霉。自京带来的《东坡乐府笺》,页缘起了毛边。夜里摩挲,竟有触到青苔的错觉。京城干燥,书页挺括;沪上潮湿,到底失了形状。前人言:南人得书易霉,北人得书易蠹。水土二字,不是虚言。人在异乡,最先背叛你的,不是肠胃,不是口音,是那些沉默的旧物。它们用霉斑说话,提醒你身在何处。

偶乘车过中环,窗外灯火次第升降,如顽童执笔,在城市胸膛间流动的彩虹。拐到延安高架,整座城忽然侧身,将万家灯火倒入车窗。这一刻,不是车行于路,而是路托着车,如河托着舟,在光的波浪里摇晃。高架转弯时,灯火忽然退让,留出大片的夜。像宋人马远的《水图》,段段波纹间,总有大块的虚空。

这城,是懂留白的。梧桐影里的老洋房,透窗的光都带着包浆。这光不照路,养神。像线装书合上了,墨香还在纸间游走。步履其中,自觉放轻,恐惊墙根旧梦。它教人懂得:真正的底蕴从不喧哗。像古籍的眉批,虽在边缘,却道尽沧桑。夜深时,砖木私语,俱是敛锋成润的功夫。

归途总爱去便利店,看各色人等往来。取啤酒的,挑点心的,买日用品的,彼此不交一言,却自成章法。这疏离中的默契,倒像是现代版的《清明上河图》——画中人不相闻问,共演的却是同一出人间戏。想到张爱玲的《封锁》,电车上邂逅的人,片

故问:“柠檬是哪儿产的?”最喜欢售货员用不能质疑的口气回答:“当然是安岳的。”也最喜欢有顾客问售货员:“是安岳柠檬吗?我只买安岳的。”安岳柠檬在国内畅销,也出口到东南亚和欧洲的多个国家。我在奥地利经历的那一幕,至今令我自豪不已。

安岳有着宝贵的文化遗产——古代石刻,主要是唐宋时期的石刻。现在属于重庆的大足石刻人们耳熟能详,但在我看来,安岳石刻的丰富性、优美度并不亚于大足。比如毗卢洞的水月观音(又称紫竹观音)坐像,被誉为“东方维纳斯”,其造型神态美得令观者无不倾倒。安岳的石刻不像大足那样集中,而是分散于各处。上世纪80年代,我曾与汪曾祺、林斤澜等作家去观赏过,虽有面包车乘坐,由此及彼仍然大费周折。当时地方政府和老百姓对其价值认识有限,缺乏保护意识,也无财力对之进行保护。如今经济凭借柠檬走强,文化传承意识起来了,对石刻的保护既有了规划也有了行动,且柠檬园将分散的石刻艺术联结起来,文旅更增吸引力。

昨夜竟梦回故乡,在一望无际的柠檬园中徜徉,乡音绕耳,柠檬飘香。似又有人在问我:你故乡何处?不待我应答,天空中仿佛仙乐和鸣:安岳啊安岳,可爱的柠檬之乡!



了一位好老师,那位老师就爱对她说这句话:“哎!对了!”

“那句话让我觉得,还能再坚持一下。”在她的舞蹈老师的鼓励下,她坚持了大半年,减重70斤。她的蜕变让身边朋友深受鼓舞,大家都想跟她学舞蹈。

于是,便有了小城的这个舞蹈房。她教了10年舞,发现教成年人比教孩子更需要耐心。“骨头硬了,心里却更渴望被肯定。”她说,“一句‘对了’比十句‘不对’更有用。”

舞蹈房的墙上有几张合影:许多年龄各异的学生簇拥着她,每个人的笑容都很自信。那些笑容里,或许都藏着一句“哎!对了!”——它从一个人的唇边,轻轻跳进另一个人的心里,然后再传给下一个人。它完成了一件最简单又最难的事:把总盯着“哪儿不行”的眼光,换成了去发现“这儿还行”。

这话似乎在哪儿都管用。当老人第一次用手机扫码付款时,别急着教下一步,而是指着屏幕说:“哎!对了!就这样付。”当伴侣尝试做新菜时,别急着点评咸淡,而是凑近说:“哎!对了!就是这个味道。”甚至当自己面对困难终于采取行动时,也在心里说一声:“哎!对了!就这样,先开始。”

如果真的都能这样的话,哎,这就对了!

遇见

刻亲密后仍是永恒陌路。

施蛰存写《梅雨之夕》,男子与陌生女子共伞,几乎一路无语,却把整座城的湿度都写进心里了。上海的妙处,就在这欲语还休间。像老裁缝改西服,不拆线,不裁剪,只是轻轻牵拉——料子自有记忆,你顺着它,它就顺着你。

窗外灯火零星,又一个夜深。翻阅古画里的更夫,提灯走过长街,身后是渐次闭户的人家。百年来的夜行者,练的都是同一门功课:如何在黑暗中自处。瞥见书页霉斑,在灯下竟成云水纹。忽然明

沪夜书

陈义望

白,这城的底蕴,原是在潮气里养出来的。就像那些老弄堂的墙根,青苔长得最盛处,往往藏着百年的故事。

前日做梦,古北桥头,老人唱戏,唱到某处,声音忽然塌了一角。穿睡衣的老妇端茶缸接唱,调是此地的,字是异乡的。高楼的光落进河里,碎成金粉,比戏里的悲音更教人怅惘。这景象让人想起《世说》里的旧事——南渡的士大夫们作吴语,总在某个音节上露了口音。

夜是有不同质地的。

每一个写作者在写作时,都希望得到灵感的眷顾,期盼能有文思泉涌、妙笔生花的欣喜。古往今来的很多诗人、作家都描述过灵感来临时才情迸发的兴奋状态。比如唐代诗僧皎然在《诗式》中说:“有时意静神王,佳句纵横,若不可遏,宛如神助。”明代戏曲家汤显祖在《合奇序》里写道:“自然灵气,恍惚而来,不思而至。”郭沫若在日记中回忆创作历史剧《屈原》的灵感时说:“提笔写去,即不觉妙思泉涌,奔赴笔下。”

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。“灵感”一说,确有其事,是真实存在的创作体验,相信写作的朋友对此都深有感触。

在写作的过程中,灵感什么时候产生,虽然无法预测,但并非完全出于偶然。那些“灵光一现”的时刻,实际上是不断积累的结果,源于作者对写作内容的持续专注和思考。应该说,思考的时间越久,内心储备的能量就越多,灵感迸发的频率可能就越高。突如其来的“灵感”,其实是对作者个人努力的一种回报。

以我自己的体会,有时候完成一篇文章的初稿后,还想对几处细节再作打磨,便在电脑前苦苦思索。可尝试了多种修改方案,如果仍然达不到心里预期的效果,耐心就会消磨殆尽,这个时候,失望和焦躁就占了上风。为了平复心情,便要求自己少安毋躁,如此反复,直到思枯力竭之后,不得不暂且搁置。等到做下一件与此无关的事情,比如吃饭的时候,洗碗的时候,或者散步的时候,突然间,一句让自己满意的表达犹如一道亮光在脑海里闪现,这般意料之外的收获大概就是“灵感”降临,给人一种“可遇而不可求”的神秘感。这看似偶然,实则蕴含必然。尽管手头的写作暂时放下了,可心里却还在挂念这件事,正是因为这份“挂念”,使得之前的“思考”并没有完全中断,“思考”只是从意识的前台退至幕后,但仍在悄悄地持续,为邂逅“灵感”牵线搭桥。

所谓“念念不忘,必有回响”,这份“回响”肯定不会凭空出现,而是源自“念念不忘”地深耕与储备。正如“下笔如有神”的前提一定是“读书破万卷”的深厚积淀,没有大量的阅读训练,笔下何来“如有神助”的流畅?至于如何迎来“柳暗花明又一村”的豁然开朗,相信靠的也不是偶然的运气。当我们面对“山重水复疑无路”的困境时,唯有坚持探寻,才能在绝境中走出一条新路。如此看来,“灵感”,只有在我们经过锲而不舍的努力之后,才会在某个不经意的时刻出现,虽然“得之在俄顷”,但却“积之在平日”。

需要说明的是,倏忽而至的“灵感”固然珍贵,但在大多数情况下,“灵感”并不等于成熟的作品。“灵感”往往只是一种突发的具有创造性的想法或思路,只是一个闪烁的“光点”。如果把握得好,可以借助这个“光点”继续探寻,让思维的幽暗处被照亮,让创作的路径逐渐清晰和深入,这样才有可能完成较为理想的作品。这个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,一般都需要充分酝酿和逐步完善。

由此可见,写作这件事,仅凭灵感远远不够。好比生活中偶尔遇到的一两次惊喜,并不能保证我们能过上幸福的生活,幸福生活靠的是自己日复一日的努力打拼和用心经营。写作也是如此。要想写出好的作品,就要坚持下苦功夫、笨功夫,要有一股锲而不舍的韧劲。



本版邮箱
dadi@peopledaily.cn
本版责编:马涌

欢迎广大读者来稿。来稿要求为原创首发,非一稿多投。

北地的夜疏朗,星月各安其位;此间的夜黏稠,把灯影、水汽、人声都糅作一团。走在其中,恍如步入微湿的宋画。某夜在巷陌迷路,闻琴声。循声见老宅亮灯,长衫人弹西琴。这画面荒诞,却和谐。想起徐光启译《几何原本》,用的还是文言句式。西学为用,中学为体,说来轻巧,真要落在血肉里,是要蜕层皮的。

翻旧札,见友人墨迹:“蓊门烟树望南浦。”当年不解,如今恍然。书生霉了,字迹反更清晰——大概有些道理,非要经了潮气才显真章。如这城,历经开埠、租界、战火,反侧炼就这一身宽厚不惊的从容。

黄浦江的夜,最难忘复兴岛的高桩码头。没有霓虹扰目,唯暗潮拍岸。对岸灯火碎作金鳞,随波沉浮。货轮过处,汽笛声在江面拖出长纹,不似鸣笛,倒像远古鲸歌。退潮露桩,像是时间的信物。江水滔滔,带走岁月,留下这座城市的风骨。

想到张元济。一·二八事变后,商务印书馆被炸,东方图书馆遭焚。他哽咽:“廿年心血成铁寸,一霎书林劫换灰。”不到半月,便复信胡适:“平地尚可为山,况所覆者犹不止于一箕。”于是重返商务,沥血重张。这坚守的精神,才是沪夜最深的底色。

临窗写字,墨在宣纸上洇得格外慢。窗外苏州河的水,依旧不急不缓地流。千年的月映在水里,碎成万家灯火。